

大易集義

九

離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它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三十三

易十三

一

本

易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先生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睚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睚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



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
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于
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
廣兆民之衆莫不同一作合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
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
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
貞正易傳

新安朱氏曰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
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
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

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
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有亨道矣
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
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
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
爲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
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

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同人曰此三生羨文。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躰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與人同未足爲正也。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並易

龜山楊氏曰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故爲同人之象卦惟一陰則一陰爲之主柔得位而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爲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爲同人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亨野郊之外遠於邑者也于野則无暱比之私焉是以亨

也蓋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術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揔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聞之雖有同焉寔矣唯君子為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為同者也如是然後為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

三四

周易卷十二

四

信

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貞者如此苟在物一曲則非正也同之之道孰利於此乎

自同人于野身至此

易說

藍田呂氏曰同人者樂與天下共也同乎人者雖以柔合應之不以正則物所不與濟之不以健則為物所遷二者皆不可與天下共也故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身應以正則无所不合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利涉大川濟以健也君子正者理義之心也斯心也

天下之所同然故能通天下之志

漢上朱氏曰姤陰自初進至二成卦以陰居陰得位也二得中也乾九五位正德當二以柔順應之各得其正而其德同故曰同人人道父子君日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二五釋同人之義也乾天也曰同人何也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即初也五

即二也上即三也六二應乎九五同人也以其同人故曰同人曰同人上九天際也故曰野野者曠遠无適莫之地常人之情其所同者不過乎暱比之私而同人之道不以係應達于曠遠无適无莫其道乃亨有一不同為未亨也同人至于上九則遠近内外无不同者故曰同人于野亨二自下至上皆成兌澤決為大川險阻艱危之象乾健也能與天下同之其行健矣則險阻艱危何往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乾下自子至巳坤行自午至亥二柔上進乾爻下得

不曰坤行者同人坤變乾初九子上九已聖人
因以寓乾坤之行焉坤變離爲文明文理也萬
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則一聖人視四海之遠
百世之後如跬步如旦暮者通於理而已惟燭
理明則能明乎同人之義然非克已行之以健
不蔽於欲者不能盡其道克已則物與我一矣
文明以健然後中正无私靡所不應天下之志
通而爲一夫同人之義我以四言該之文明也健
也中也正也以一言盡之正而已矣不正則燭
理必不明行已必不剛施諸人必无相應之理
反未於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故曰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
天下之志此合二五兩體以言同人之才也易
傳曰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而異所
比者雖非亦同其所同者則阿黨蓋其心不正
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貞以卦氣言之爲七
月故太玄准之以昆

新安朱氏曰柔得位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
二乾謂九五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以卦德卦
躰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

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通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東萊呂氏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它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

一字就此中亦有大事執大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先生曰不云火在天下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三、二九

易集卷之十三

八

在

龜山楊氏曰惟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
大同者合異以爲同也居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類族辨物大同而小異也必有小異然後有大同如不容其異必比同之則勢有所不行此墨氏尚同所以不合乎聖人也惟天與火雖同乎陽然其躰用固有異也同人之時志乎大則與天下共之應以正則合乎理義然後其道可以大同矣

漢上朱氏曰天躰在上而火炎上二五相與天

與火也同人之道同而无間如天與火然故曰
天與火同人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陽本乎天
炎上者類也故君子以類族然乾陽物也離陰
物也其物各異故君子以類族辨物類族者合異爲
同辨物者散同爲異

新安朱氏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
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類族辨物言類其
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
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問類族辨物如
伊川說則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如此則

是就類族上辨物也先生曰類族是就人上說
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
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
李氏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
類就其卑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也伊川
之說不可曉

東萊呂氏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
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
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
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

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
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
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
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
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
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
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又曰天與火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己丑課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所偏

三十四

易文十三

十

王

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
外則无踈暱之偏其同溥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
同也有厚薄親踈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
黨誰其咎之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同人之初不係於私應出門同
人者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于宗則裕矣
故无咎易說

蘇田呂氏曰初九居同人之始躰剛而无應志
于大者也志大則无所不同誰與為咎乎

漢上朱氏曰初九重艮爲門人道同乎人者也
同人於門內不若同人於門外之爲廣也故曰
同人于門初九動失正宜有咎四來同之初四
各得其正蓋善者人之所同然其誰咎我哉故
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新安朱氏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
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
天下之理本无間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
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

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
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
分明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
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
躰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
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
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乃以中
道相同不爲私也 諸卦以中正相應爲道而在

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此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

龜山楊氏曰二係於正應同人于宗者也宗其親黨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係于宗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獨應其志狹吝非同人之公也

漢上朱氏曰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宗同人于宗所同狹矣吝道也易傳曰五不取君義私此非人君之道

新安朱氏曰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系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問同人卦六二與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尽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歛密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它好处然於好处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

自吉而趨凶

九三伏戎于莽外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有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外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劫五之下接也外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躰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外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躰也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陰衆陽宗之以爲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外其高陵據陰以

陵上也居同人之三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已不能興戎以爲敵也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遽之辭

漢上朱氏曰離爲甲冑爲戈兵三動有震巽艮之象震巽草木莽也艮爲山在下躰之上陵也震爲足巽爲高外于高陵也三不動則伏戎于莽言九三剛而不中不能同人與五爭應二者五之所同九三貪其所比據而有之故伏戎于莽將以攻五慮其不勝又升高陵而望焉然五

陽剛居尊位二本同五非三之所當有於義屈矣故望其敵知不可犯也反於中知義不可行也乃退而守下比於二二亦自若然則非道而同乎人者動而爭之不可得也不比而動之不可得也矣益矣終豈能行哉故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乾爲三歲三爻也

新安朱氏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安行也言不能行○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

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
見攻故外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
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
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言柔遂自反而弗
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外高陵有外高顧
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

東萊呂氏曰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外其高陵三
歲不興易傳云此文深見小人之情狀

之情狀者豈鉤路
揣摩而得之哉

三四五二
易傳卷十三
八十五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
則困而反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
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
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
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
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
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
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
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一作不克也以邪攻正義
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

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藍田呂氏曰三四不中與五爭二以私同人而有邪心以力爭而不以義勝者也三又居下卦之上剛而不中驕亢忮賊之心將潛以害物故伏戎于莽驕亢之心惟自大以凌物故升其高陵由是以求同人人莫之與何可久乎故雖三歲卒莫之興也四雖不中然以陽居陰困而知反者也既與五爭又與三競以上攻下乘其墉也困而知反卒不克攻猶愈於三故保其吉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爲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乘其墉義弗克矣然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縮則困而反則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漢上朱氏曰九三動而爭二成坤土在內外之際墉也九四乃欲擣虛自上乘之故曰乘其墉四動入坎險有弓矢相攻之象故曰攻三非犯已二非已應雖乘墉入險豈其宜哉故曰乘其墉義弗克也三動四乘之成坎四動上復乘之

成兌兌坎困象也故曰困弗克攻則已矣何謂
吉吉者正也謂其乘墉入險力已盡而二不應
困而知反反而不失其則也是以吉則者理之
正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者豈勢力所能奪哉
古易本云反則得則得則吉也一本云反則得
則吉也定本作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新安朱氏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
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
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
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三五四

易文十三

十一

卷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
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
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
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
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
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
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
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正一字

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躰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况人君乎五旣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係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

橫渠先生曰二與五應而爲它間已直人曲望之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必後笑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乘之而不得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九五以乾健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師義直理勝故能克雖處尊位而暱係於私應不能通天下之志而大同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默之義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

不言吉也

漢上朱氏曰三伏戎于莽四乘其墉動而爭二
五成巽震坤坤為喪巽為號震為聲號咷也二
非三四之所能有三四不動二自往同於五離
目動為笑理之所同非爭之所能得非不爭之
所能亡故曰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當三四
動時九五若動而爭之非用大師不能克三四
之強而與二相遇坤為衆自上入險而克三三
亦自下而克五有師之象言用力如其難始
克相遇遇非會之正也故曰用大師克相遇言

相克也三五相克而與二遇豈會之正哉王弼
謂執剛用直不能使物自歸是也然同人之先
號咷何耶曰以中直也直者乾之動也理之所
在也理直矣三四抑之望人者深故號咷也觀
乎所同物情見矣故不得其所同則怨怨而
無告則號咷隨之豈唯人哉鳥雀亡其類則啁啾
而鳴犬獸亡其羣則躑躅而悲未有失其所同
不如同人之失者也易傳曰九五君位而交不
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
五專以私暱應於二失其中正之德非君道也

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乃私暱之情非大同之躰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而爲吝况人君乎

新安朱氏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

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伊川先生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無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皆於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平動故也

漢上朱氏曰上九在外遠於二未得志也動而

得正內同九三雖未得二不爲无所同也故動
而无悔九三乾天際而在內外之交有交之象
同人於剛健之交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大師上
九遠於二處不爭之地動而无悔九三自至同
人之義其在於不與物爭而物情自歸乎
新安朱氏曰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
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
荒僻无與同耳

大易集義上經卷十三

同人於野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大師上九遠於二處不爭之地動而无悔九三自至同人之義其在於不與物爭而物情自歸乎新安朱氏曰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四

䷛ 離上 乾下

伊川先生曰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眾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眾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新安朱氏曰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眾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一無大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幹一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

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物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不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

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唯一陰衆陽宗之故上下應而爲大有也大有者盛大時也柔得尊位大中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是以元亨此以六五爻成卦之義言之也處大有之時而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內有剛健之德以蓄之則物不能累矣剛健文明天德也故能應乎天而時行時行言有大而各當其可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有无所不容也

漢上朱氏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六四也六四蓄之以巽是以小畜大有柔得尊位則有利勢得大中之道則得人心而又執柔履謙有而不恃故上下五陽皆應能有其大六五而言大中五者大中之位柔得之也故曰大有不言有大者大不可有也故以六五爻言有其大夫天下至大也有其大者未必能元亨致元亨由乎其才內乾剛健也外離文明也剛健則

不息文明則能順萬物之理而明有是德矣推
而行之不失其時者隨天而行也蓋六五自同
人之二固始以正矣以時而行是以元亨此合
兩躰推原六五言大有之才也才者能爲是德
者也同人曰文明以健大有曰剛健而文明何
也同人九五健矣不言剛者剛天德不可爲首
不言剛抑之也大有六五柔得尊位嫌於剛不
足故言剛健或曰大有師賓之道也曰大有尚
賢自六五言上九乃有師賓之象彖言尚賢者唯
大畜也

新安朱氏曰大有至曰大有以卦躰釋卦名義
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其德剛健以下以卦德
卦躰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問大有卦應乎
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如何先生曰
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先生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
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
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
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

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衆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在天上因天之明則物无遁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則非順休命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有自姤一陰四變皆爲惡與善之象惡者不正也善者正也乾陽休美也巽命

三六

第十四

四五

三六用

也至于五變成離離爲火火在天上明盛大有之時惡者遏絕善者顯揚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順天休命而已故古者進賢退不肖之命謂之休命或謂之明命

新安朱氏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湏是自
家照見得方見有无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
何名爲有。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切

以爲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
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
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
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无所不順如此而爲順
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
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也說
得大要束小了說。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先
生日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
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
其一事耳

東萊呂氏曰火在天上大有傳謂火高在天上

照見万物之衆多而大有

是有也昔未嘗
無時不見而已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
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
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况其下者乎
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
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
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

也 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橫渠先生曰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唯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應困於一卦之下无交故也是以有害然匪其咎也以无交爲害枉已以求之則有咎矣故艱則无咎夫君子厄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其厄也非无害矣然道大不容何病則雖厄而聖人不以爲害也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耻也则无交宜有

三十五

易文十四

七

華

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爲然 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有之時以剛健居下物莫之與故无交害剛健美德卒非其咎處之不易有所畏難恭而不驕可以免咎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无交在佗卦未有害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上下應之而初九无交則害也正匪可咎艱以守正擇可而後交則无咎交道難不可苟合也四來下初已乃可動此王丹自重之交乎

新
安朱氏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
系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
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問大
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
不辭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
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
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
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

三三

易大士

八

正

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
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載重物
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
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
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車重積載於其中不損
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太中以居其上九
二以剛健之才應乎下上下相與大車以載之
象也剛中而不過故積而不敗其才足以任重
而致遠故有攸往无咎

藍田呂氏曰九二大有之時以陽居陰无所驕
亢以剛居中无所偏邪可以任天下之重而行
者也

漢上朱氏曰六五不有其大屈駢下交九二而
倚任之猶大車也坤爲輿乾變坤爲大車九二
剛中而居柔剛則才勝中則不過居柔則謙順
具此三者往之五以任天下之重猶車載也大
有物歸者衆富有之時六五而未極故有假往
无咎往之得正也盛極則不可往矣陽爲重五
中也積重其中而剛不傾撓積中不敗也大車
以載者貴夫積中不敗也大六有六五而任小才
不勝其任矣

新安朱氏曰剛中在下得應乎上大車以載之
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
應其占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駢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
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

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當用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爲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三十五

易文十四

十一

子

橫渠先生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入臣之尊位公侯之任也公者背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職貢而无私焉亨于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爲已私分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

藍田呂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猶公居卿大夫士之上也居群臣之上而上迫於君如伊尹周公之心乃可以亨于天子小人居小權勢

之盛弗克負荷必害于其家凶于其國

漢上朱氏曰三者公之位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杜預曰大有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讀易作公用亨于天子杜預亦然京房曰享獻也于寶曰享燕也姚信作享祀義雖小異然讀爲享則同今從舊讀二五相交乾變離兌乾爲天離爲日兌爲澤卜偃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是也夫天子施澤于下降心而說有粲然之文者莫如公

之享于天子也天子享諸侯之禮必於祖廟六五承上九宗廟享于祖廟之象也上公備九獻之禮乃以圭鬯禋賓客設太牢躋薦之俎備金石之樂升歌下管於獻酬之時王以琥璜繡黼東帛送爵坤離爲文明三五相際之象九三剛健而正與五同功故用此爻當天子之享則无驕亢矣若小人處之柔弗勝其任處之不當必有滿盈之害豈特害于其家哉三五旣交易剛爲柔聖人因柔以著戒焉

新安朱氏曰亨春爓傳作亨謂朝獻也古者

亨通之亨享獻之亨亨以飪之亨皆作亨宗九三
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
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
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文不能當也
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者與王用亨
于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以左氏所引
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
无疑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

二十四

易卷之六十四

十二

成

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生也故處之之道匪
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
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
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
雅大明云駟騶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能不
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哲明智也
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
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廣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為其旁不知所
據何說且近君之位有下此之嫌恐非獨大有

之時為然伊川以彭為衆多似於大有為觀
說彭有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
據而矜之志於張大則群賢解體天地鬼神亦
且弗祐矣此昧者所以敗也辨哲明之著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剛過乎中居大有之盛能匪
其彭則无咎矣彭盛多也處多懼之地而有其
盛多則害矣與小人弗克无以異也非明辨之
哲何以與此 易說

藍田呂氏曰彭如四牡彭彭之彭彭盛大也九

三十一

易說

十三

辨

四當大有之世居近至尊其勢盛大然以陽居
陰不以盛大自有明辨之知燭知事幾之必然
故无咎也

漢上朱氏曰彭子夏傳讀作旁旁盛滿貌離
大腹象也大有至四盛矣昧者處之盈滿而
不知變安得无咎九四不安其位震見離毀懼
而守正抑損不至於滿匪其彭故无咎所以然
者以其明而辯於盈虛之理甚白也離為明兌
口為辯哲首氏作晰

新安朱氏曰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

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備
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
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哲明貌○問匪其彭只
當依程傳作盛見先生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
此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
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
更懷下此之嫌用此事蓋誠魏公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占易而无備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
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

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
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
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
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
有者也吉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
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
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
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
而无條也九字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
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縉上之
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

橫渠先生曰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威如言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閔防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爲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

廣平游氏曰大有之成躰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爲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彼且堆赤心置人腹中其曾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有孚也一陰在上以虛受之爲衆陽所宗故上下應而厥孚交如也柔順而處剛則柔亦不如威如之吉以德而不以力也所謂德威惟畏也易而无備者以此漢上朱氏曰五執柔守中以誠信交於下而其孚在二孚信之應也二交於五躰異志同厥孚交如也二以誠信交五發五之剛志謂之發者五本有剛因二而發之信以發志積誠不已至

於不怒而威則吉威則嚴也六柔變九而在上
威之象也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
下无戒備凌慢生矣二乾為易交五離變乾三
復成離離為戈兵下有戒備之象易傳曰夫以
柔孚接下衆志悅從又有威嚴使之有善
處大有者也

新安朱氏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曲 正虛
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
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
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上

三五五

易卷十

圖十八

方

下之志也大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
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
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
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
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
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
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
皆言无所不利也 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

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橫渠先生曰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无物以間焉

三、五十一

易文十四

十七

八金

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

廣平游氏曰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

上

為大君而上九與眾陽躡而應之

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眾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元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芳求俊又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財信順以處已而又以尚賢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有孚也上九居其上而應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信順天人所助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漢上朱氏曰係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特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上九大有之極盛極則善凶將至矣而上吉者以自天祐也六五履信思順尚賢而人助之人助之則天助之言无不利上五相易乾成兌兌爲言而正信也坤順也乾爲天兌爲右右助之也

三

五

六

易

文

十

九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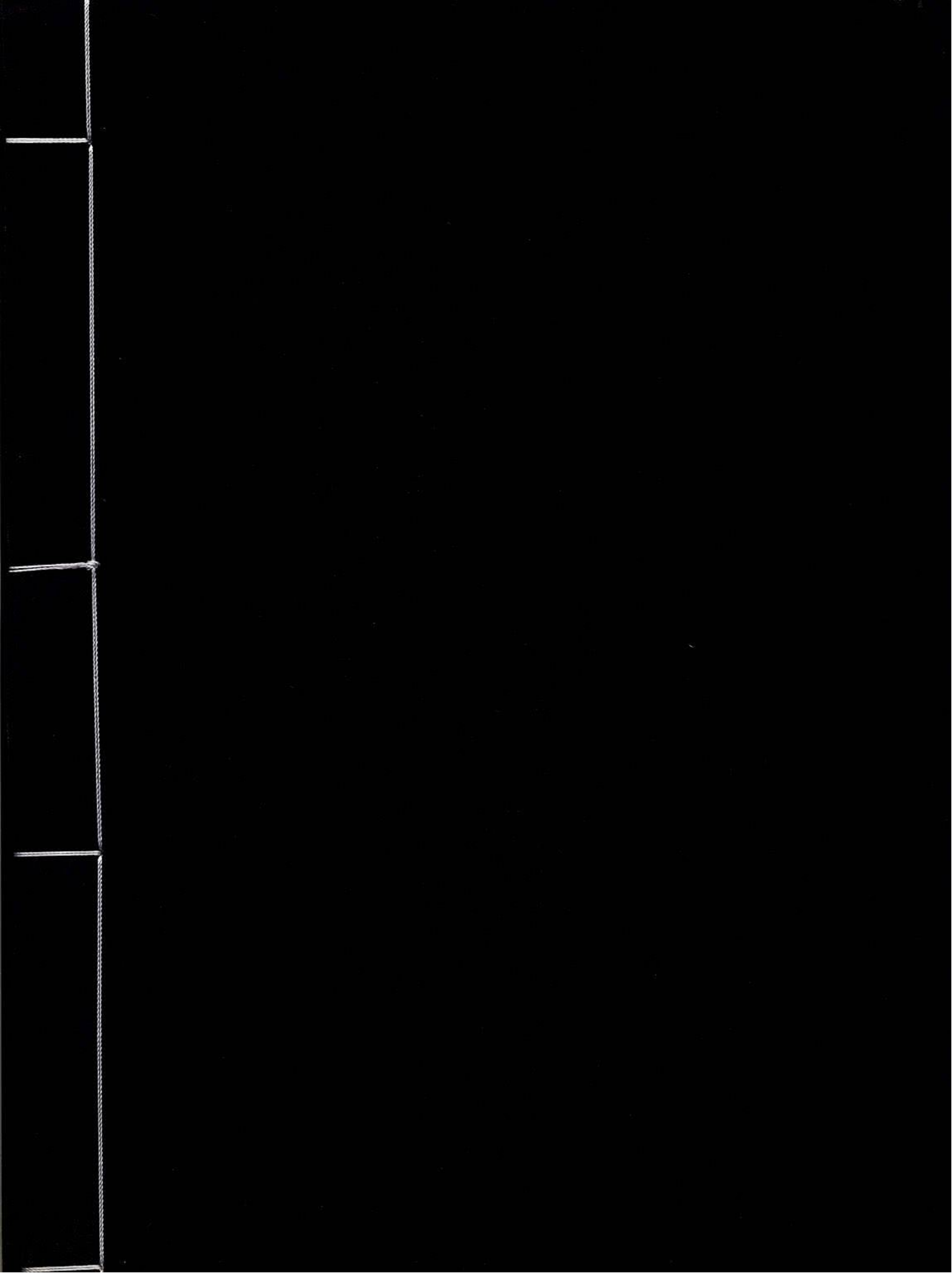
上九動而正正則吉故曰大有上吉

新安朱氏曰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惟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

句此文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
不分明處則於系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四





大易集義

十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五

坤上

伊川先生曰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体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下謙之義也易傳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先生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異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

三十五

一

共

志存乎謙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易傳○它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它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羅氏拾遺

新安朱氏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



東萊呂氏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爻此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孝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盖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孝者恐人輕其无文孝必外以詞采自銜實有者却不如此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耶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矣天降之灾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

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亦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明道先生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不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伊川先生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

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為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止於下故光明。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

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已尊已又說已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卑又无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並易

龜山楊氏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君子所以有終也自天道下濟而下謙亨之道也夫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為禮德盛道尊而不居厚之至也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所以尊而光卑而不踰也

易說

三十八

易八十五

四

有

藍田呂氏曰謙持盈若不足也艮以陽下坤之陰而有止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者也坤以陰而居艮之上地道卑而上行者也謙道雖主於自下然不可以不執中尊者之謙有所止則光矣王下堂而見諸侯是太不自尊而无所止招辱而已不足光也卑者之謙不可為物之所踰庶人召之役則徃役可也召之見則徃見不可也可召而見是在卑而可踰也以謙下人无有不尊尊卑之謙不失乎中惟君子為能終之

屏山劉氏曰聖人明爲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苟有冀焉不如其已

謂人之爲善苟有所

希冀不如已之不爲也

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

而已安而行之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異病行之有異是計効課功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无利心而爲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爲善其善日墮大謙靜其容大辨訥其口貪倚廉爲地佞假真爲媒非无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焚焚多見資吾術

借聖言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爲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謙以自牧謙之始用也周公所行安有利心哉

漢上朱氏曰復三變剝四變皆成謙彖辭以剝上九言之者在上而降下者謙也處下而能卑者常也未足以盡謙之義上九降三六三外乎上此謙所以亨也尊卑相去其位不同於是情睽勢隔上下不通尊者旣屈卑者獲伸然後上下交而功勳成矣以天地言之天道下濟地道

以行万物化生其道光明而所以光明者陽濟乎陰也非謙亨乎曰濟曰光明者坎象也此以剝之上九六三升降言謙亨也天陽地陰鬼神者天地之大用人也者參天地而行鬼神者也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知天道之虧益矣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流矣觀人事之得失則知鬼神之禍福矣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情之好惡矣變禍為害者言不利也是數者玩不以盈為去以謙為尚九在上盈也三往損之

則為虧盈為變盈為禍盈為惡盈三在下謙也九乘益之為益謙為流謙為福謙為好謙流之坎也益之福之好之者陽也此再以上九六三論盈虛之理明謙也九三自上位降而言之尊而光天道下濟是也自九三卑位言之則卑而不可踰山在地中是也謙之為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弥光也所執卑矣而德則弥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君子有終此再以九三言君子躬謙而終也上者外卦之終

也以卦氣言之小寒也故太玄準之以少

新安朱氏曰謙亨言謙之必亨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變流盈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士為水漂下來山便瘦澤便高○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問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耶先生云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

一事而言耳○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文引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卦躰

東萊呂氏曰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

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
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
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
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
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
之理至於終極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明道先生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

劉綯師訓

伊川先生曰地躰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

三三五

易卷十五

八

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去山在地中而
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
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
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
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
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易傳

○謙君子

所以自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

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隱高於卑謙之象也○易大象皆是

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
人家入之道必自其身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
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
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
非謙而何○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山謙高者下之謙之象也
多者寡之寡者益之是謂稱物均一无偏陂之
私是謂平施蓋取虧盈益謙之義易說○理一
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
之盡也欤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

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

與伊川音
附西銘解

漢上朱氏曰哀鄭荀諸儒讀作掇取也字書作
培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高卑
適平劉表曰謙之為道降已而升人者也以象
考之上三陰多也下二陰寡也艮為手培也故
君子取有餘益不足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
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
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謂平者非漫尊卑上
下差等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平者施之則也

坎爲水天下之平施者无若水也

新安朱氏曰以卑緼高謙之象也衷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衷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衷多益寡○問謙卦衷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益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又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西銘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无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格於有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无

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
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
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
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无稱物之義則
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欲發明
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
遂言之西銘解義

○南軒張氏曰陳平甫問心无内外心而有内外
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
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

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
敬是心有两也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
而二本可乎先生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
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等差此仁義之道所
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
而吾施无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若墨氏愛无等差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
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美並易自牧歸美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朱

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牧逸也 易說

十一

易說

十二

十三

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資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之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揚。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卿黨所先如此似不能言者以卑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蓋卿黨尚德故其自牧如此 語解藍田呂氏曰初六以陰居下其謙不一故曰謙謙君子能止於始而上无偏應可以涉難而无害

漢上朱氏曰初六本復之六三以柔退居謙之

下謙之又謙者也謙謙故能得衆用之可以犯
大難况居平易乎二坎爲大川初動之四成巽
股涉大川也自牧者自養也牧畜者擾之得其
宜一童子自後鞭之足以制其剛夫然後其剛
可用也坤爲牛良爲少男初處柔在內其動剛
卑以自牧也君子卑以自牧則能謙謙則能得
衆此文施之於自牧則可施之於佗則卑已甚
矣

新安朱氏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以
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卷之六十四

十三

余

東萊呂氏曰初六九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
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
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
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
謙而又謙亦无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
則踐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
之心必爲害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

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二貞吉凡貞吉有為
貞且吉者有為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
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
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一有強字為之也並易傳六二鳴
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躅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
異矣故曰貞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

三十三十一二 易八十五

與鳴豫之鳴異矣是以貞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下躅之中謙道之至
美故其聲遠聞反之中心而无憾君子之所固
守而獲吉也

漢上朱氏曰謙自初六卑以自牧積其德至於
六二柔順而中正其樂發於聲音而不自知故
鳴謙動成允允為口為說雖鳴也而非求應以
正為吉吉行有也是以求福不回守正而已非
中心自得无待於外者能之乎何以知其自得
以鳴謙也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也其占如此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東萊呂氏曰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三十五 易文十五 文茂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正一作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以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

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宜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其才剛其德止謙尊而光者也為上下五陰之所歸而安於下體德有所止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德有止則可以有終位非中則慮其不克終故戒之

以有終吉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陽衆陰宗之止於下體而不過勞謙君子也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此勞而謙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服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勞卦三與五同功九三勞而有功以陽下陰安於卑下良見兌伏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內卦以三爲終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有能而矜之有功而伐之未有不爭爭則危矣九三致恭上下五陰宗之萬民服矣

其誰爭之所以能存其位存其位所以有終吉也萬盈數合乾坤陰陽之策乃盈數唯天地之元始生萬物足以當之易言萬國萬民萬夫大之辭也易傳曰古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

新安朱氏曰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爲

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耳
今君子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
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
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
之目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
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
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
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
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
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哀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其體則順謙之至
者也然居上體之下卑而不可踰者也居謙之
時卑不可踰不至卑柔不失乎法則之中故指
撝進退无所不利

龜山楊氏曰六四履近尊之位上承下比无所
不用其謙則不違則矣蓋物各有則或過或不

及皆違則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言發撝也初六處一卦之下自牧而已二則中心得而已三之勞謙不伐而已四則異於是上承柔巽之君下比勞謙之臣非撝謙不足以存其位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六四坤體柔順而正上以奉六五之君下以下九三勞謙之臣上下皆得其宜故曰无不利撝謙良爲手止也震起也手止而復起有揮散之象六四揮散其謙之道布於上下撝謙也所以奉上下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爲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人之大

倫天下之正理也理之所至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故謂之則不違其則无往而不得其宜则无不利矣子夏曰撝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揮謙是也謂三撝之四化之誤矣新安朱氏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法則之意也不違則言不爲過撝謙言發撝其謙盖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

是過分事故其解其象云言不爲過不違則是
不違法則

東萊呂氏曰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
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
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臣之位上有謙順
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
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
官事惟聽光所爲却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
无能而已○又曰楊敞車千秋之流不足以當

之艱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伊川先生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五以
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
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
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
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
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
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
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

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其躰又順不以威武臨天下者也然至于侵伐者得道者多助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所征皆服也造功自鳴條朕載自亳其迫而不得已可知矣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處謙之時以謙接下者也謙德之光而人之從之也輕故能不富以其鄰不富言以德而不以利合也夫侵伐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治世之利也然人君執謙以蒞下不富而以其鄰宜无不從矣而猶

六

易文二五

四十一

余

有不服者焉縱而不治則亂群必矣故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以侵伐為利惟謙之時為然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實富也陰虛貧也鄰謂四與上也以用也能左右之也富而能以其鄰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鄰者以六五處尊位而謙虛也能以其鄰則能得衆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五動離坎上與四變有弓矢甲冑之象以其鄰也動之二入坎險侵伐也征者上伐下以正而行也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征之聖人慮後世觀此文有干戈妄動不省厥躬者故發之曰征

不服也六五謙虛六二恃險不應乃可以侵伐
禹征有苗是也若我不謙虛彼不肯服自取也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
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
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
德則如其占也。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
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
用其鄰

東萊呂氏曰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
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處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
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
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
謙雖居死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
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
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
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
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

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並易傳○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

羅氏拾遺

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橫渠先生曰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為衆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以柔居取上之位與六二同德其聲皆可以遠聞然二居艮艱之中正而得中中心得上居坤艱之末至順而无位可以小有為不可以大得志

易六二 易又十五 仁俊

龜山楊氏曰上六處謙之極過乎謙者也在一

卦之外高而无民雖鳴而天下无應之者與鳴鶴在陰異矣故曰志未得也然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已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漢上朱氏曰六五征不服上六又曰征邑國者

征邑國非侵伐也克己之謂也君子自克人欲

及而天理得則誠誠則化物无不應有不應焉誠未至也上六極謙至柔九三當應止於下而

不來故鳴陰陽相求天地万物之情坤為牛應
三震有鳴之象故曰鳴謙鳴而求應志未得也
然則如之何反求諸己而已其在勝己之私乎
克己則无我物我一則物亦以誠應之矣坤在
諸侯位為國在大夫位為邑上至二躰師上以
正行之三征也三之上坎險平征邑國也故曰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易傳曰邑國己之私有也
征邑國謂自治其私也

新安朱氏曰國私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
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故利用行

三

易

二

四

師征邑國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
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用之問謙上六云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
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
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問謙之五上專說征
伐何意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
因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
事○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
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
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

不通處。○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禦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問謙

上六志未得也先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又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先生曰坤爲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爲土土爲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

東萊呂氏曰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

其色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五

升六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五

其句圖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六

坤下
震上

明道先生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

義一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一作於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易傳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先生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說服兵師之興眾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眾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眾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

東萊呂氏曰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天下无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久者若非和豫何以卒此又曰豫利建侯行師怠之病何自生已丑課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卷五

五十一

六

子文

伊川先生曰剛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以順動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

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深，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始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豫安佚无所事也。豫前定也。事前定則安佚无所事，其所以動必有所不得已，不得已則莫非順也。

龜山楊氏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一陽為順動之主，而上下應之，故其志行順以動。合二躰言之也。此卦之所以為豫也。動而不以順，則上下不應，而能志行致天下之豫未之有也。既豫矣，則順以動，乃處豫之道也。夫聖人應天下之用，非外襲而取之也。即諸躰而已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豫謙之反，謙九三反而之，四四動，群陰應之，其志上行以順理而動也。我動彼應。

豈不豫乎豫和豫也休逸閑暇之謂也故曰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以九四合坤震二卦
而言豫也謙九三在三公之位自二以上有師
躰反之則三升四四為諸侯三公出封之象故
利建侯師動而往行師之象故利行師二者皆
順以動周之大封湯武之征伐无非順民欲也
順民欲則民說之說豫也豫順以動雖天地之
大猶不能違故天地如其理而動而况建侯行
師乎乾坤天地也坎有伏離日月也二至也天
之動始於坎歷艮與震而左行地之動始於離

歷坤與兌而右行是以日月會于牽牛萬物成
於艮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此以九四互躰論坤震之義也坎為律刑罰
也坤為衆民也艮止也聖人之動必順乎万物
之理法之所取必民之所欲也法之所去必民
之所惡也故法律正於上刑罰清簡也衆止於
下民服從也故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此以互躰之坎變艮推廣坤震以盡豫之義
也然意味淵長言之有不能盡故夫子贊之曰
豫之時義大矣哉易傳曰豫遯始言時義坎睽

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以卦氣言之春分也太玄準之以樂或問五卦之變有幾曰卦有六變春秋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卦不易廖以震坤合言而六卦也且以豫卦九四論之自四以上震也四以下艮也合上下視之坎也震有伏巽艮有伏兌坎有伏離六卦也變而化之則无窮矣故曰雜物譎德其微顯闡幽之道乎

新安朱氏曰剛應而志行以卦卦德釋卦名

義豫順以動以卦德釋卦辭天地極言之而贊其大也。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个國君非順動而何。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豫之時義時底道理

東萊呂氏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湯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知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僞心

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
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况聖人乎天地
以動順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
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
順即行其所无事。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
矣哉之最先者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綱正九
疇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三十一

易文十六

六

伯

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以其
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
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礼法不脩政刑苛紊縱
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变新聲妖
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
敗倫不可禁者矣嗚乎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
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礼不变今樂而欲至
治者遠哉

伊川先生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

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王者之樂莫大於是 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則復而已雷出地故氣達而奮豫此聲樂之象也樂記曰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樂者天地之和也然先王之作

樂非徒自豫而已所以崇德也如咸池大章之類皆是也得四海之歡心然後可以事上帝配祖考惟豫之時爲然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之出地奮然而作萬物豫之時也九四具天地日月雷霆風雨萬物化生作樂起於冬至黃鍾之象郊野者天祭也在內外之際爲郊坤爲牛坎爲血陽爲德豫自復三爻初九升四作樂崇德也殺牛於郊薦上帝也上帝乾在上之象殷盛也自四至上震變坤坤爲衆故曰殷禮有殷奠祭言盛也五變比乾爲考六

變剝乾爲祖以配祖考者報本反始也

新安朱氏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先王作樂无處不用如燕饗音飲食之類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問作樂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先生曰然○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東萊呂氏曰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曾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鍾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爲自不見此

道理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象云初六謂其以陰柔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作

至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

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處豫之初不知所戒恃四志有所矜其聲宜遠聞者也恃交於外有矜大之志志窮必乖取凶之道

龜山楊氏曰和順積中而形於外所樂者仁義之實而已夫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而初以陰柔不中正應之則其鳴也是乃脅肩諂笑而已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者豫之主初六不中正而順從逸豫者也初四相易成震震為聲有相應而鳴

之象從逸豫而發於聲音者也故鳴初六豫之
始於其始也鳴豫至于末流則志窮而凶中為
志謂四也初復動而之四則止而不行其志窮
矣太康后羿之事乎

新安朱氏曰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
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本
義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
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
異

東萊呂氏曰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

三

易六十六

十

官

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
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

明道先生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
作何俟終日哉

劉絢
師訓

伊川先生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
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
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
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

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
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
日故身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
如一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
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
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
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
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
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
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
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
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
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
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
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
故贊之曰萬夫之望○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
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

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吉為豫之吉莫甚焉不以說豫而流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人道主交上交下交盡矣交不以中正者必流於諂瀆其取凶悔必矣何可以保其安佚而終吉乎六二以柔順而守中正知交際之道易此則不可先見之幾不待以而後喻者也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无應於上下故介于石言靜而正也夫一物不該非中也有所倚非正也豫者順動之時也極天下之大順其推六二乎以中正故也唯中正為能會物於一己雖動之微其知之矣斯所以為知幾其神乎湯漢上朱氏曰四艮為石初三不正二介于不正之間上交於三而不諂下交於初而不瀆確然如石不可轉也夫始交者安危之幾不諂不瀆則不過乎中故曰介于石三為內卦之終

二動離爲日不終日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吉之端可見而未著者也離日爲見見之是以不俟終日而作作則動也豫之時上下逸豫失正諸爻之才多與時合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可謂見幾矣備豫之道也不俟終日而作以貞故吉貞者守正之謂也心不動則中正中也故見不中正也故知微知柔不羅于咎故曰介于石焉用終日

新安朱氏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介如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廣漢張氏或問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張子曰交際易於因循上交主於恭過其則斯爲諂下交主於和過其則斯爲瀆能持而不失非知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

于石之義而獨以上下文之事爲言惟篤實爲已者知其爲其切要也

東萊呂氏曰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爲豫樂所移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

易八十一

十四

傳

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各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並易傳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迫近九四位既不當德亦無常進退又速皆未得其所安以斯來豫宜有悔也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於上也處非中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於悔也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異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四處位不當同而不和者也睢
盱上視而不正也向秀曰小人喜悅佞媚之貌
四豫之主三以柔順承之動成巽巽為多白眼
睢盱上視佞媚以求豫而四不動則悔其動故
盱豫悔三不能去且靜而待之四又不動故遲
有悔悔其不動四艮體止於上三動巽為進退
故動靜皆有悔三猶豫如是无他位不當也小
人悅於豫寧悔而終不以所處為不當而去之
柔不正故也

新安朱氏曰盱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

三十三

易六十一

十五

庚

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
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
遲則必有悔也。盱豫悔言觀者九四之豫便
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
動之主動而眾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
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
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有其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

三十六

易之十六

十六

唐

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由已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四以一陽為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也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簪髮之簪則其合也固矣方成王幼冲周公為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群

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益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心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乱无日矣其能成寧考之圖功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爲豫之主五陰順從由己以致豫故曰由豫以一陽而得五陰大者有得也故曰大有得然不免於疑者在近君危疑之地无同德之助衆陰不從五而從己也疑謂伏巽巽爲不果坎見巽伏故勿疑盍合也五交四也言積誠不已下情通於上也坎爲髮爲通四剛在

三五五

易說二六

六

中

上下衆柔之際交而通之猶簪也髮非簪則乱不理安有髮之柔順而不從簪乎夫朋歸已而致疑於五者有二招權也專功也下情通於上上則旣交以誠何疑於招權不有其功歸美于上其中洞然何疑於專功四五相易伏巽象毀則四剛中之亡信行率天下而從五何疑於朋之衆乎五不疑四四不疑五君臣上下各守其正爲由豫大矣先儒以坎爲髮何也曰以巽爲寡髮而知也乾爲首柔其毛也故須象亦然新安朱氏曰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

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有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奈他何。○由豫猶言由頤

東萊呂氏曰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但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但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

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唯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蓋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二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

一無陰字

柔居君位當豫之時

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眾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

失而位未亡也故六貞疾怕不死言貞而有疾常
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
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
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
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
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
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
亦以一无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
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
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豫相
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貞而
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怕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六五柔
居其上處至尊以臨之有位號而无勢者也居
安豫之時有位號而无勢不可以令天下矣如
人之有疾常久而不死者猶有中氣存焉然不
足賴也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於豫者
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
者國常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

之謂也左右正救之故以正爲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也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易說漢上朱氏曰四以剛動爲豫之主衆之所歸權之所主也五以柔弱沈冥於逸豫而乘其上豈能制四哉六五受制於四而不可動亦不復安豫矣故此爻獨不言豫不可動則於正爲有害故曰貞疾恒震巽也天地可久之道也六五動則有震巽恒久之象人君中正然後六二爲之用九四同德也何乘剛之有五不可動以失正也故九四爲腹心之疾然主祭祀守位號而猶存者正雖亡而中未亡也中者人心也中及亡則滅矣故曰貞疾恒不死言貞雖有疾其中固在能動以正則可以久矣恒未嘗死也坤爲死震爲反生未亡之象周室東遷齊晉二伯託公義以令諸侯中未亡也失天下者多矣必曰豫者威權之失必自逸豫也諛臣進女謁行大臣專主威則社稷移矣易傳曰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新安朱氏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之

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之象
然以其得中故又爲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
在其中矣

東萊呂氏曰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
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
移於下旣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
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
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爲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爲
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又曰觀豫六五之象然
後知上無耽樂之君則下无擅權之臣已丑課程

三四二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
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
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在豫之
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
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
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
迂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昏冥
於豫至於終極凶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

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豫之終沈冥於豫者也故冥豫成然居動之極有變之象焉故曰有渝无咎然君子與爲善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有渝之无咎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豫之終沈冥於豫成而不變者也坤爲冥昧古之逸豫之人固有不恤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而樂之者不知因佚樂之過變前之爲乃善補過也何咎之有故曰成有渝无咎聖人發此義以勉夫困而亨者焉上六動之三成巽巽爲長四坎爲可冥豫在上而不變未有不反何可長也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体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迂善之門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豫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迂善之意深矣



